

阿 拉 貢 著

# 人 党 產 共

—

(一九三九年二月—九月)

阿 拉 貢 著

# 共 產 黨 人

—

(一九三九年二月——九月)

叶汝璉譯 金滿城校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 共產黨人

## 第一部

阿拉貢著

葉汝璉譯

金滿成校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201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  $8\frac{3}{4}$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8300

定價(6) 0.89元



作者像

## 前 記

“共產黨人”這部小說的作者路易·阿拉貢 (Louis Aragon, 1897—) 是法國當代卓越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詩人兼小說家。他從一九二〇年起就開始發表他的第一部詩集“歡樂之火”，隨後他便陸續寫詩，先後發表的詩集有二十部左右。其間最著名的為“斷腸集”，“烏啦，烏拉爾！”，“露爾莎之眼”等。

阿拉貢是從一九三三年起才開始寫小說的。不過一開始他就有一個大規模的計劃，要和巴爾扎克或左拉一樣，寫一套足以反映整個法國各方面的社會生活的小說。他擬定的總題目是“真實的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真實的世界”已寫成了四部，即：“巴勒之鐘”，“高等住宅區”，“車頂上的旅客”，“奧雷連”。後來因為阿拉貢應征入伍，並且擔任黨的地下的緊張工作，大規模的小說的寫作便中斷了。

“共產黨人”這一部巨著，嚴格的說來，也是“真實的世界”組成部分之一，因此書中的人物，很多都是“巴勒之鐘”等作品中已見過面的人物。不過，很顯然“共產黨人”是有另外一種意趣的，因此也可以說這是作者在“真實的世界”以外的另一部巨著。事實上，這部著作不僅在法國，而且在全世界，已成為偉大不朽的作品。第一集出版後不久，蘇聯就把它譯成了俄文，其他各國也陸

續有譯本出版，我們現在也開始把各卷譯成中文陸續出版。

“共產黨人”是一部以歷史為背景的新型長篇小說，全書共分三大集（二三兩集尚未出版），第一集所代表的时间為一九三九年二月起至一九四〇年六月止，共分五部（裝訂成六冊）約一百四十萬字。原書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已全部出版。

本書的特色之一，是書中數以百計的人物，不管是正面的或反面的，許多都是以真名真姓出場的，而且許多事件，也是真實的事件；但我們又不能把它看作是純粹史實的記載，因為作者在這部書中還創造了無數的典型人物，也加入了不少的非史實的情節。這樣，人們既可以从歷史事件上去了解法國當時的情況，了解這樣一個國家一下子崩潰的實在原因，也可以從藝術的形象上去體會當時法國社會結構的本質。

阿拉貢在寫這部小說時所作的努力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遠在一九四四年戰爭尚未結束時期，即開始作準備工作。誠如弗萊維爾所說，“他還要詢問每一個遭受過一九三九年的鎮壓的同志，探索各種資料，閱讀有關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戰役的書籍和回憶錄。他還親自再到繆斯河、比利時、諾爾省各戰場去，看他同大股軍隊和群眾一道逃亡時所經過的地方，他收集證據，埋頭鑽研各種參考文件。他作了許多次的訪問；他在找參考材料方面，在反復思考和研究這些材料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他把種種不同的說法加以比較；他細心閱讀報紙，雜誌和軍事報告；這一切就保證了他的作品的真實性。”

除了這些以外，我們認為還值得指出的是以下幾點：他是法國共產黨黨員，他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思想武器；他經常到蘇聯去，深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影響；他是“法蘭西文學報”的社長，他主張在資本主義國家內也可以產生社會主義現

实主义的文学，他并且实践了这一理论。

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在本书后面的两篇附录里已有详尽的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了。

不过现在出版的第一集第一部的时代背景，我们还须简单地说明一下：

阿拉貢在第一部里写的是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九月的事情。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期：故事开场时，臭名昭彰的慕尼黑协定签字后不过几个月，西班牙共和政府才告失败，张伯伦、达拉第之流正作着绥靖安全的好梦，而其实呢，希特勒早已剑拔弩张，三月吞并了捷克，半年后就要入侵波兰，点起全世界的战火。可是法国反动派还公然让德国第五纵队在法国境内活动，甚至于不肯同苏联谈判而企图和希特勒勾结，好叫这一恶魔向东方发展，而达到他们消灭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阿拉貢把这时期内所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故事的中心，反映出当时反动派如何拿这条约作为借口来反对苏联、压迫工人和憎恨共产党的事实。另一面，作者还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让·德·蒙塞和赛西尔——的恋爱，描写他们从恋爱的不自由中觉出资产阶级可恨，进一步转向进步的思想的全部过程。

至于法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人的活动，越受压迫越积极的活动，作者也有极生动的描写。

本书出版后不久，反动派报纸曾给予种种侮蔑，实际上他们是怕这部书的流传会大大暴露他们的丑态。然而这部书却是这些年来法国销路最大的书。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

Aragon  
LES COMMUNISTES  
(Février-Septembre 1939)

---

La Bibliothèque Française, Paris, 1949.

**本書出版說明**

本書根據內容所包括的年代（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分爲三部，每部又分爲若干冊。第一部（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分爲五冊。第五冊又分爲兩本；法文原書已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間出齊。這個中譯本是第一部的第一冊（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九月），曾於一九五二年在上海刊行過。這次出版前，全部譯文根據原文重新校訂；其中“序幕”一章和附錄弗萊維爾作“阿拉貢的‘共產黨人’”及阿尼西莫夫作“一首法蘭西的史詩”兩文係金滿成所譯。



## 序 幕

五天以來，那些遭到失敗的人像一股黯淡的浪潮一樣，從國境的幾處缺口湧進來了。他們的眼睛裏充滿了對失敗的忿恨和對惡運的驚慌。這股沒有被堵住的浪潮，泛濫汹涌，直達東比利牛斯省的全境。他們原以為在這省境內別人對他們的遭遇會表示哀痛，法國人會慷慨援助，哪知道他們所遇到的却是軍警的粗暴待遇。五天以來，人羣從各條路匯集到這裏，他們有的是步行，有的是坐板車，有的是坐在裝得滿滿的卡車上；車子上堆的是一些搶救出來的微不足道的東西，可以說是被掃蕩過的、已經是遠不可及的那一段生活的可憐的殘餘。五天以來，那不能勝任的行政當局已陷入混亂和張惶失措的狀態，原因是一切都出乎他們的意料：他們沒有預料到會發生這場禍事，沒有想到事先應該設置幾個收容所，沒有預料到受傷者流的血，沒有預料到會有因精疲力竭而倒在道路上的許多婦女，沒有預料到在泥土中會有許多奄奄待斃的老人，沒有預料到在鄉村各地會發現許多失掉父母的孩子。

一個約莫三十五歲的男子在波比南城下了火車；這個人又高又瘦，紅色的頭髮，十分紅潤的面容，看神氣就知道他是個教書的人。他是西班牙知識分子救濟委員會派來的，這個救濟委員會的成員中有一位化學獎金的獲得者儒勒·巴朗瑞教授。他，皮埃爾·德塞瓦，好不容易才把他的校長說服，使校長相信这一次的

难民隊中有許多教授，大学的榮譽能否保持和这一次的事件有着密切的關係；此外，巴朗瑞的名字也起了些作用，再加上他的同事莫洛又甘願保證代他上一星期的地理課，因此他才能脫身……。在整個的旅行中，高麥宜坐的都是夜車。他和这些日子的許多人一樣，由於西班牙事件的急轉直下，思想上極為激動，因此一直沒有睡覺。那一年，他不是曾經同教育聯盟代表團到過馬德里麼？他同時感覺到的驚惶和興奮，正是全法國讀了有關比利牛斯山那一面的新聞後所有的人的双重情感。想想看，我們突然看見法國的報紙起了急遽的轉變，爲了迎合西班牙的新主子竟拋棄了西班牙的人民……。在巴黎，當人民陣線舉行巨大示威遊行的時候，青年們高舉了握緊的拳頭，一手牽着紫黃紅三色旗的一角行進的時候，我們是曾把五法郎的鈔票連同自己的心一併拋到那些旗裏去過的。今天的這種令人不能置信的事件，這一种崩潰，這一場歷史不應出現而偏出現了的情景，这一幕遍佈城鄉各地的悲劇，這些貴族階級、長槍黨、摩洛哥僱傭兵的勝利，在這樣的一個巴黎城內，又怎能叫人具體地想像得到呢？皮埃爾的願望是探索一下自由受傷的具體情況，他需要的是這一次災禍的切實證據。在他教書的中學裏，學生呢，許多是奧德依和巴喜貴族區的子弟，同事們的氣氛呢，懷疑、嘲諷、外加某些人的幸災樂禍的心理。活動一下振作振作精神吧！活動一下振作振作精神吧！於是，恰巧救濟委員會……

高麥宜下火車時，正是灰色的光線籠罩全城，這對他來說，越發增加了他旅途中長期不眠的神氣。由於沒有睡覺，他顴骨上的一片小疙瘩也發起紅來了。他的一對黑眼睛望着一切事物都有如地獄的邊緣。他拿着他的小手提袋，因為空氣寒冷而潮濕，所以他把他的大衣的破舊絨領子也翻起來了。他的鼻子是紅的，他

略略地弓着背走路，這樣走是他的一種癖好。他急於要找到巴黎方面替他開的地址；有一位同志在那裏爲巴朗瑞的委員會設了一個辦事處。因爲他從前曾經在波比南城教過書，所以不必問路。那些憂鬱的，同時也像瘋狂似的突然出現的來往行人，無論怎樣說，使他感動的程度，也比使一個向不認識這一城市而初來的外鄉人厲害得多。人們看見很多警察。公家的車輛的活動，使這些街道勉強有一點生氣。好幾堆人在廣場上說話。慘澹的光線，寒冷的天氣，街頭上的骯髒景象，這一切與那些面容憔悴的、衣衫襤褸的——有時也有穿軍裝之類的人的行列，配合成一種奇形怪狀。皮埃爾有兩三次和這樣的行列交叉走過；他們是被法國兵——實際上是一些揹着槍的殖民地部隊——押着，押到別的地方去圈禁的。其中有些人扶着手杖走路，有些人頭上還包了紮布，有的胳膊還用紮帶吊着；這都是一些臨時的裹傷辦法，所以那些紮布或紮帶都呈灰色而帶有血跡。

委員會辦事處的人叫烏斯特里克，是一個矮胖子，南方佬，他已經兩天沒有刮鬍子了，他是奧德城的一個小學教員，也就是這裏的人叫作“山巴佬”的一種人。他這個人物的像貌和眼前這場惡夢般的景象倒十分相稱。他原是爲享受太陽、懶惰和幸福而生的，遇到眼前的一切真是尷尬極了，而他的不停的嘆氣，他的失望，他的無能，他的狼狽又增加了這種尷尬的景象。“怎麼辦呢？”他不住地說，“怎麼辦呢？就是我一個人在這裏，省政府的人……啊，那簡直是一些怪物，一些怪物……如果你知道……各組織祇能作它們所能作的事，而它們所能作的事呢……”他不知道對這位來找他的長鼻子傢伙應該稱呼先生還是同志，因爲他決定不下，於是他說「這個捲舌音時，便不免像打破玻璃的聲音一樣不自然了。他一面說話一面不斷地大聲喘氣，彷彿一個剛才跑了路的

人。高麥宜很快就發現他这种迷惘的根本原因；倘若不是面臨這樣的景象，他一定会感到这种迷惘十分滑稽，街上有不少被人押着的淒慘的难民。学校的小操場上呆着被圈禁的婦女；这些婦女帶着孩子，貧困、飢餓和垃圾，她們連躲避冷風的地方都沒有，她們簡直成了一羣騷動着的人形牲畜。在那些無人照顧的沒有屋頂和沒有窗戶的房子裏面，已經充滿了朽腐的氣味；橫七豎八睡在裏面的傷者和病人得不到治療，找不到医生，不斷地死去。唯一的看護他們的人是一個穿着看護服裝的正直而可憐的婦人。她每說三個字就得交叉一回手，慘白的上下唇不住地顫動，面龐的肌肉也在發抖。她把每一個來訪的人都当作她所期待的外科医生，原因是那裏有一個男子腦蓋骨破了，喊叫得很厲害……

正如那個人說的一樣，各組織只能作它們能作的事。皮埃爾已開始訪問那些負責的機關，民衆救濟委員會，黨，……他找到了他不久以前認識的幾位幹部……於是另一种恐怖佔據了他，他在这已經可怕的狀況中意識到还有另外一种可怕的事：各团体与警察之間，存在着一种卑劣的、虛偽的、殘酷的暗鬥；這樣就不幸地使那救濟成千成万的难民的工作更其困难了，這樣就淆乱了人家的忠誠，打擊了人家的熱忱，模糊了人家的意志。与这种暗鬥比較起來，無組織、混亂和無能是不是要算最壞的事便值得懷疑了。在各級機關裏的那些公衆情感的破壞者真令人不可思議，他們彷彿很高興專心致力於使國家的光榮破滅，使人道的企圖失敗。各級機關都有一個辦公處，都奉到从巴黎發來的命令。這裏竟有這樣的人，一面用着相当的悲壯語調談論失敗者，高声讚嘆他們一切都很雄偉；……可是一面又說現在应当考慮到弗朗哥了，因為他可能成為我們的鄰邦的領袖。正如共和國社会黨聯盟議員韋思貢第所說，法蘭西共和國的利益应放在西班牙共和國的

利益之上。一談到這位額前留着劉海頭髮的骯髒矮子韋思貢第，烏斯特里克的話是說不完的。烏斯特里克每走一步，每作一件事，都要碰到這個傢伙。烏斯特里克這樣說：

“這傢伙曾對省長說過：‘省長先生，你沒有想一想，你這樣做會叫弗朗哥不舒服的！當我們一旦恢復了邦交以後，我們該怎麼說呢？……這甚至於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我已經同達拉第<sup>⊖</sup>說過，我知道他的想法……。這是一件幾星期內就可以見分曉的事情……，英國最近已經決定派一個視察員到布耳哥斯<sup>⊙</sup>去了……，我是外交委員會的委員，我很可以對你說……。巴朗瑞，他幹嗎要干預這件事？這些妄自尊大的知識分子真是可笑。倘若應當聽這裏的人講的話……比方說，這位勒奧波爾·羅克吧……，對他說來，一切都像“一個蛋糕切兩半”那麼簡單……，他居然說：“這裏祇有共產黨才是好人，其他的人就很叫人發愁。”共產黨是何許人，難道我沒有領教過麼！每一次舉行選民會議的時候，我就看見他出現了；我自己對自己說：“好的，你瞧，我的勒奧波爾又來了……”韋思貢第一說到這裏，每次總還要加上一句說：‘儒勒·巴朗瑞頂好是去搞他的試管……’對於這樣的話，省長吉考維斯基會受到何種程度，我們是不知道的；但如果這些話並沒有影響省長，這並不是韋思貢第的錯！這個骯髒的饒舌鬼，當他在這裏的時候，簡直不可能插一個字……”

這裏還有地方性的政治問題：三年以來期待着弗朗哥勝利而不敢公開承認的那般人，現在得到了翻身的機會了。即在支持共

---

⊖ 達拉第 (Daladier) 為當時法國內閣總理，一切措施十分反動；他尤其仇恨共產黨。

⊙ 在馬德里北面，即弗朗哥叛軍政府所在地。英國派視察員去，說明英政府有意和弗朗哥建立邦交。

和國的人當中，彼此間也還是有矛盾，在難民堆中他們首先要救自己的人，對快死的人，挨餓的人，待遇上也要分個輕重厚薄。這裏要建立任何秩序都是不可能的，原因是有那些暗鬥，有彼此都想佔上風的瘋狂的慾望。還有使西班牙共和國死亡的羣龍無首的狀態已經蔓延到這裏。還有一羣搗亂分子的到來，這些搗亂分子目的是想把這次的敗退變為他們自己的黨派的勝利。最後還有對某一個別集團的男子、婦女和小孩<sup>⊖</sup>那種不肯公開承認的仇恨，這種仇恨其所以不肯公開承認是因為共產黨在法國是具有法律地位的；但是誰也知道，大家不喊反對共產黨，祇喊反對無政府黨，反對殺人犯，——你喜欢叫什麼就叫什麼吧——祇不過是為了顧慮這種法律地位而作出來的一種偽裝罷了。不久，謊言揭穿了，對赤色分子表示恐懼，已成為他們唯一的面孔了。

昨天來了一批難民，擠在同志們設有登記處的那座房子裏；在這批難民中，人們發現了一位精疲力竭並有氣喘症的老人，這人彷彿是馬德里大學的一個科學家。烏斯特里克和高麥宜共同跑到省政府去替他要証明文件，要求允許把他帶到巴黎去。他們從這一辦公處走到另一辦公處，說了許多客氣話，人們卻和他們開玩笑開了好幾個鐘頭。他們正開始失望的時候，突然，省長辦公室有一位先生，認識這位馬德里教授的名字，兩分鐘內卻把一切文件都辦妥了。這個人是一個丰度非常好的青年，人家一直都說他是法國社會黨，但他卻是古典學校畢業的學生。“‘維……教授麼？’他喊道，‘是研究“羅蘭之歌”中專用名詞的阿拉伯字源的那本書的作者！’對於這件事韋思貢第將怎麼說，管他媽的！總之，他又不是內政部長！再說，他也要滾蛋了，他剛才還對我說來……

---

⊖ 指擁護共產黨的男子、婦女和小孩。

他要到昂狄下去；那真是漂亮的脫身法！彷彿天藍海濱那個地方的天氣很好……，他就把這種惡劣的氣候和麻煩事件留給我們了！”烏斯特里克天真地指出，“如果省政府中像戈第埃<sup>⊖</sup>先生這樣的人有很多的話！”……高麥宜搖了一下頭，他並不很相信字源學的鑑賞家一增多就會有助於保衛共和黨人的事業……。

在一個佈滿灰塵的小店舖中，角落上堆了幾大堆傳單，還有一些棄置不用的印刷器材，救濟委員會的會址就在這裏。維……教授是一個老头兒，双肩裹着一條素淨的被子，正用他瘦削的、變了形的手蒙着臉放聲大哭。在路上，他失掉了他的妻子，他知道他從此不能再見她了。她是有心臟病的人，三年以來，即使在馬德里被轟炸期間，也沒有出過家門一步……他放聲大哭，还用一種衰老的姿態喃喃說着話。“他說什麼？”高麥宜問。烏斯特里克聳了一下肩，然後邊喘氣邊說：“一點意思也沒有，他也和別人一樣……，他是一個社會黨，他在罵勃魯姆<sup>⊗</sup>。”

\*

到了這個地方，路徑須從介於兩山之間的凹處的一個邊界村子中經過。從法國方面來的人，都在那些小房子之間停下來，房內的居民大部分都遷走好久了。這裏設有一個檢查証件的崗哨，當他們停下來，檢查過証件以後，再走一小段路，走一百公尺遠的地方，就到了巡防隊的軍事警戒線，警戒線後面攔着一條繩子，表示出這裏是法國的國界。國界之外，這條路一直伸到西班牙的村子。如果那裏這時候沒有那一羣等待着赴法國的許可証的愁苦的難民和共和國的士兵的話，這村子與法國方面的村子是並無不同

---

⊖ 即省長辦公室的那個青年。

⊗ 勃魯姆 (Blum) 為法國反動的社會黨人，人民陣線時代及一九四六年先後任內閣總理。

之处的。

高麥宜和烏斯特里克多虧了那位字源學的鑑賞家獲得了省政府的證件，可以到西班牙那面去尋找可能得到特許入境的知識分子。從昨天起已逐漸低落的難民浪潮，被人不容分說地擋在這幸福的國門之外。一些汽車和機器腳踏車的來到足以說明弗朗哥已很近了……。很多不幸的人一直走到法國的警戒線來請求允許他們過去。在房子中、院子中以及街上的絕大多數的難民都睡在車子裏，听候上帝的安排，彷彿他們還保持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尊嚴和不屑的態度。經過波比南城那種混亂狀況以後，西班牙方面的這種平靜和沉默是令人吃驚的。有孩子吊在裙邊的穿黑色衣服的婦女，有步槍靠在膝頭上坐着的男子；他們面上表示出一种陰沉的堅決態度呆在那裏。人們要問，他們等待的到底是什麼呢？

兩位代表到了西班牙方面的軍事警戒線的時候，就向那些軍官進行交涉；這些軍官們講到這批流亡的人的許多故事，講到這個可怕的星期內的意外事件，講到巴塞隆納最後幾點鐘內傳聞的軼事……。他們是否知道在這一羣可憐人中間也有律師、工程師、教員、醫生這類的人呢？

“啊，當然，”青年上尉說，“有一個醫生……，那裏有一個醫生，如果……”他下命令去把這位醫生找來。醫生大約有五十歲年紀，戴着一副掉了一片玻璃的眼鏡。他是一個香煙紙顏色皮膚的胖子，有兩隻時時顫抖着的很小的手，一面說話，一面老是把手高舉到臉的旁邊。不，他不能接受這番好意。法國的先生是太可愛了，但他不能到法國那面去，因為他要治療一個受了傷的人。而且，所有這些人，連一個醫生都沒有……烏斯特里克也無法叫他們答應跟着走。

他們同醫生跑去看這位受傷的人。人們已把他放在一個與街



道一般齊的酒窖的灰色石砌的樓梯下。他在担架床上慢慢地喘着氣；是一個跌倒了的巨人的態度。他雙手捧着肚子，喘着氣。他的一隻腿上也受了傷。他的鼻孔在抽搐，在發抖；他的面色深沉，眼睛彷彿深深陷入頭部裏去了一樣，藍鬍子……

“他会好麼，医生？他会好的，对不对？……”

一個法國口音的人用法國話在黑影中這樣說。高麥宜睜了一下眼睛，看見一個男子坐在一條布袋上，是一個寬肩膀的傢伙，穿的是半平民半軍人的衣服。

“剛才說話的是一個法國人？”高麥宜說。医生表示同意，並且低声說：“你瞧……我不能離開一個受傷的人……”受傷的人呻吟了一下，把那無神的目光轉向着光亮那一方。他說了一些話。法國人問：“他渴了，他說他渴了麼？我們不能給他一點喝的东西麼？”——“最好是不要。”医生說。“法國人麼？”高麥宜重複了一遍。但幾乎沒有詢問的意思了。那男子同他們一道走出了地窖。

這個高大的怪人雖然穿着他那一身不倫不類的服裝，但仍然充滿了青春的活力；他那國際縱隊式的短大衣，軍用皮帶，步槍，子彈帶，要叫人認不出他是法國工人，那是不可能的。高麥宜想，奇怪，我們法國人的鬍子都長得跟別國人不一樣！再則，他使用圍巾的方式，也是令人無法模倣的，一條舊的棉圍巾繞在他的頸子上。

但是那個人一心祇想着他的伙伴，想着那位受傷的安東尼奧。烏斯特里克向他說，他可以同值班的哨兵交涉一下，既然他是法國人就可以讓他過去，這些哨兵還不會那麼不通人情。可是他幾乎沒聽見烏斯特里克的話。他也一樣不願意離開安東尼奧。他是巴黎人，一九三六年就加入了國際縱隊。他起初还很拘束，後來不知道高麥宜說了一句關於縱隊的什麼話，或者是嘴上提到